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

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

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受言盡忠竭愚以直諫主

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

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諄天下嚮

應者陳勝是也

師古曰諄字與呼同諄呌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

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

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東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

乾隆四年校刊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

屈撓撓音女孝反○宋祁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

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

耳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不爲甬壁也隱音於斬反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宋祁曰平當作庫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

廢也言爲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

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

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穎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穎猶裸穎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爲蓬穎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穎謂土塊蓬穎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

故言蓬穎蔽冢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

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

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口交

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

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

服虔曰闢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

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

所擊無不摧折者

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獨也

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宋祁曰平當作虐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

師古曰震動也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

如此則人主

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李奇曰古

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

謫誦詩諫

師古曰謫無目之人

公卿比諫

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

諫也師古曰此方是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師古曰旅衆也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

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

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日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亂

祝餉在前祝鯁在後

師古曰餉古饋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饋鯁故爲備祝以祝之○宋祁曰餉當作餽

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

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

孝也

師古曰視讀日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

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

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

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

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爲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一讀曰疲以下亦同一

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

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師古曰言人爲怨家家

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

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

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縣石鑄鍾虞服虔曰縣石以爲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飾土築阿房之宮師古

日飾以竹篴爲之節音師徒音山爾反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

湯文武繫世廣德師古曰繫古累字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

世十六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

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

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

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

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

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

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

字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

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

義○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

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

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爲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

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

亡也師古曰令善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

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日將興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爲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

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

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

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蜀其賦役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

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書其背

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青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

日鄉讀 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宋祁日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

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師古曰時以

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師古曰言乃古者大臣不媒師古曰媒狎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

容師古曰見顯示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日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

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

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其後

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宋祁日誦

誦說字 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日淮南傳棘蒲侯柴武章下

詰責師古日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

也師古日操持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日長謂畜養也言此其

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

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

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

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

懸衡天下

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

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

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

畫

力疆固非論平法也

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

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音子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師古曰叩擊也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

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日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

是也音力目反○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

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

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溢故不可通闢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宋祁曰

不止姚本

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

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

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

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

子以此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文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

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師古曰三子爲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本注
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
謂四國但有意外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

肯專爲吳非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不敢相救也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

不可恃也○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
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爲文如此青陽吳地
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越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

日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
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

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以錯亂其
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奮

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

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

讀曰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鷺鳥綦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鷺大鶚也如淳

子師古曰鷺擊之鳥鷺鶚之屬也鷺自大日鷺鳥比諸侯鶚比天

鳥而鷺者耳非鶚也綦古累字鷺音愕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絃服

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絃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而不能止幽王之

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爲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

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

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

明求衣

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爲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爲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贊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

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

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爲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爲王其中有小

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

可考據褒其後故封其子皆爲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

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

日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

無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與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

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

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如淳曰新

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于乎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

兵不留

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

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以

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也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

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劉攽曰幾讀曰冀願大王孰

察之吳王不內其言○宋祁曰疑作納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

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

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厠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衆師古曰衆音力瑞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

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

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

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

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

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夫精變天

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

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

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

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

乾隆四年校刊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

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槥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

酒鴟夷勝○宋祁曰勝字下當有也字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

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

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肅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

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

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

軀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騏孟康曰駛騏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

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

以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宋祁曰南本賢下入朝見嫉昔司馬

喜臚鄒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

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筭數百拉脅折齒師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
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

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是以

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

雍又曰江有沱河有雍雍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不容於世
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非也

祁曰容字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

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

桓公夜出迎客寧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

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

矸字與岸同軒脰也薄止也軒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宋祁曰注文高字合此二

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

子也各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

冉子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

罕也日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

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

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

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此字是以聖

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

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

修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

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卻當作卻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

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

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辭

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

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

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

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

○劉敞曰王克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滅荆

字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

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

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

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

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

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支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天

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日羸謂無威力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師古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

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

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爲使人奪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

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

師古曰七首短劍也其首類七便於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歸以王天下

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

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

何則以其能越摯拘之語馳域外之議

師古曰摯音力全反

獨觀乎昭曠之道

也

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唐之制

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唐臣妾所見牽制矣

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

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檻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日皁皁音在早反

此鮑焦所以

憤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臣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

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车

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

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

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

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

古師

日建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

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

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